



河南文藝出版社



盲点

平萍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点/平萍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80765-567-1

I. ①盲… II. ①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425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17 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平通海

眼球后部视网膜上,视神经进入眼球处的一个凹陷点。此处无视觉细胞,不能感受光的刺激,物体的影像落在此点上不能引起视觉,故称盲点。

——《辞海》第 863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版)

目录

1 :: :: 引子

第一章

—

- 4 :: :: 枪战,第一次
- 14 :: :: 妖冶的妙龄女郎
- 22 :: :: 太平间里的夭折
- 29 :: :: 剽窃思维和成果
- 30 :: :: 紫色乳房的秘密
- 34 :: :: 残存意识里的狰狞
- 38 :: :: 谁动了小手枪里的子弹
- 40 :: :: 意乱情迷
- 43 :: :: 剖析恋情
- 45 :: :: 相亲和退卷
- 47 :: :: 鄙视“劳教”
- 49 :: :: 女大学生自戕

55 :: :: 追觅谋杀嫌疑人
 57 :: :: 大包裹的瞠目
 60 :: :: DNA 鉴定
 63 :: :: 强奸指证成立
 66 :: :: 根,被废了
 68 :: :: 与狼共舞
 70 :: :: 刑警身份赋予的侦查权
 73 :: :: 局长也悲悯

二

75 :: :: 日记十四篇

三

90 :: :: 书信三封

第二章

一

94 :: :: 狱中关照
 98 :: :: 个性声音被器重
 100 :: :: 初试牛刀
 103 :: :: 天堂和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105 :: :: 为杀人犯支招
 106 :: :: 狱中线人
 108 :: :: 制伏地头蛇
 109 :: :: 越狱未遂
 111 :: :: 死刑犯的“牛皮”
 113 :: :: 行刑前的惊天大案
 118 :: :: 挖坟掘尸
 121 :: :: 谋杀悍妻案大白

- 124 :: :: 失踪的女尸
- 127 :: :: 警局也有潜规则
- 129 :: :: 告诫性谈话
- 132 :: :: 记忆中的永别

二

- 139 :: :: 日记二篇

三

- 141 :: :: 野魂呐喊(散文)

第三章

一

- 143 :: :: 落寞婚姻
- 146 :: :: 小手枪走火
- 148 :: :: 公安局里的性骚扰
- 151 :: :: 初次亲密
- 152 :: :: 蜜月游荡
- 154 :: :: 激情惹下祸根
- 156 :: :: 孕育一份龌龊
- 159 :: :: 小手枪出彩

二

- 162 :: :: 日记六篇

三

- 169 :: :: 一个人的梦魇(随笔)

第四章

—

- 172 :: :: 邂逅尴尬
174 :: :: 战栗的心灵
176 :: :: 坚强与脆弱
180 :: :: 磁性的依恋
182 :: :: 回归孤单的滋味
183 :: :: 风光的直感力
187 :: :: 升职的郁闷
188 :: :: 冤家路窄
190 :: :: 狭路相逢
191 :: :: 湿润的视野
193 :: :: 干爸爸的“晃荡”
196 :: :: 智囊影子
198 :: :: 妖魔科技
200 :: :: 政委,来自非党员司机?
202 :: :: 情归何处
203 :: :: 较劲,在灵魂深处

二

- 210 :: :: 日记六篇

第五章

—

- 222 :: :: 绝密之专案
226 :: :: 挚爱拳拳

228 :: 小手枪不见了
230 :: 梦魔深情
232 :: 惨案现场的魅影
238 :: 冲突魑魍
239 :: 绝尘的悲恸
241 :: 痉挛的蒙尘
245 :: 推理诡异

二

247 :: 日记四篇

三

252 :: 请与我同行(随笔)

254 :: 大结局

266 :: 后记:承诺

引子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源自一种缘分、一个契机、一份直觉、一介诡异，一如鬼魅的橄榄情结。就好比那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到黄埔军校报到的平通川，听到接待处的人惊奇地说：“真怪了，从未听说过的‘平’姓，今天居然来了仨！”平通川就感觉到了冥冥中来自天外的一份诡异而又亢奋的魅惑。

行李一甩到床上，平通川就跑去寻到了平茗。俩人又一起觅着了平雄罡。彼此一报家门，才知道平氏的三个源头他们彼此各占了一个。也就是说，老大平茗的族谱源自战国时期韩国君韩哀侯之少子诺，老二平雄罡的族谱源自战国时齐国相晏平仲的后代，老三平通川的族谱源自元太宗英文皇帝窝阔台长子定宗简平皇帝贵由之后人。这叫他们很兴奋也很蹊跷，相互间就有了一份热烈的情愫需要大张旗鼓地诉说。倾诉着、畅谈着彼此祖宗族人的逸闻趣事，他们也就感觉到了更多的亲昵温馨的美好滋味。再加上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般的投奔了革命军，走进了黄埔军校，这种共同的志向，叫三人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老大平茗建议：“咱们就在这棵枝繁叶茂的金合欢树下，拜个铁血把兄弟吧，你们说如何？”于是，他们歃血为盟。

以后，每逢吃过晚饭，三个平姓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那棵葳蕤茂盛的树下，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心底里始终涌动着一团团好似树梢顶端花儿般的绒绒柔情。

有一日，平茗神秘秘地说：“告诉你，我的家父为我订婚要娶的女子不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可是逃婚分子，和我私奔出来的太太就在这里的一所小学校教书呢。有空儿去家看看，她可是个美丽又坚强的新女性。”看他眼睛里闪烁着的异彩，平通川乐了，笑道：“好呀好呀，我们这个休息日就去拜见嫂夫人，怎么样？像这样敢作敢为的美丽女子，我们就该给予一份真挚的敬重。我倡议，将来咱们仨的后代，生男将平姓



传男,生女将女子的姓氏流传下去。怎么样?”平雄罡笑说:“平家香火本身就不旺,让你这样一作为,肯定更寡淡了,好吗?”他望着大哥平茗。平茗正沉浸在爱情滋养的亢奋中,哪有不同意之说,于是,仨人又击掌为誓。

后来,抗日战争炮声隆隆,热血沸腾的平通川随部队北上作战,加入了共产党,又南征北战十年,最后终于在重庆驻扎下来,成了一名副师级领导干部。

但平通川绝没想到,单传九代的香火,有一天居然在他这儿断了——单传儿子平源居然始终养不出自己的儿子来。过往岁月,局势跌宕、军阀战乱、日军侵占、国共混战等等内忧外患,人丁衰落,能活下一条人命来,就算是烧高香了,单传也算不错。可独子婚后一直也不见捷报,就叫人有点郁闷。

要说儿媳妇还是平通川选定的呢。那日,他突然接到原籍河北安国奉伯村一封函调信,说家乡土改,老宅子是否还需保留?两鬓斑白的平通川这才想到,该带唯一的儿子平源回去认认老祖宗啦。于是,他们一行人过了贵妃桥,看了关汉卿墓,拜了药王庙,走进了一座杂草丛生的摇摇欲坠的土坯墙院里。平源第一次从江南水乡来到冀中平原,自然一见到院落里的一棵硕大的结满了红艳艳石榴的树木就惊叹,叫嚷道:“天啊,这是什么东西?”

一段土坯墙坍塌的缺口那儿,正好有个漂亮女子在摘伸过墙头的石榴,一听这边声响,又看到一英俊男子,身着笔挺帅气的大尉军官服,正是当下“最可爱的人”呢,怎好冷落人家呢?何况他那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正好凝视着她。她的脸刷地落满了红晕,却落落大方地答道:“这是你家的石榴树呀!这种红透开了口的石榴最甜。”纯纯正正的北京普通话,立刻让这个美丽女子永驻在平源的心扉。

平通川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子原来就是邻家女人的妹子肖素蘋,从北京总参回家来探亲。

于是,一桩姻缘就成了。

肖素蘋也就随平源去了重庆。第一胎,生下个早产儿,赶上大跃进,人人都在干革命,没经验又忙于革命的肖素蘋自然也不能落后,一忙一累,儿子居然得了肺病,夭折。之后,她成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平氏家族的生育机器,不幸的是赶上了生活困难,又逃不脱“文革”,总是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我不多要儿女,只要一个,居然成了奢望。

生活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就越彰显得金贵,就越要追踪觅到。

重庆“文革”很火爆,平通川不仅被打成了“叛徒”、“国民党特务”,而且常常被戴高帽游街遭遇唾沫,有一次居然被打折了右腿。他在迷茫屈辱中直感到自己的命数到矣。他想,自家的香火还是要有的。他暗暗地早早地为那个必将来临的女孩起了姓名——肖茕,然后爬上自家小阁楼上了吊。

那时候,肖素蘋根本没有一点点怀孕的迹象呢,而且从内心深处她也不想再要孩子了,这就很奇怪。平源告诉她:“老爸预感你会再生一女,所以按照平氏三兄弟的誓言,起了这名,希望她像一棵小草一样葳蕤茂盛。这样,也不失平氏男子对你的敬重。”肖素蘋很感动,更蹊跷,就拭目以待。果真,不久查出怀孕了,九个月后,真生了一个又黑又瘦、嘴小眼小,甚至全身上上下下器官都要小一号的女婴。细算下来,肖素蘋先后怀胎九个,如今总算满足了意愿,心里一松劲,她的身体也就柔弱弱、病恹恹的了。但她万分感慨老爷子的直感力,渴望这种超强直觉能力能够代代遗传。

肖芃六岁那年,随了军代表的父亲来到了太行山脉,过了五年爬山上树的日子。之后,又随父亲到了通海市。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再加上父亲的教导和磨砺,她果真有了一种特殊本领:瞧一眼,就能直感到别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第六感超强。有时比如个性啦、命运啦什么的,还能预测出个八九不离十。这就很奇,也就在一帮子小孩中间充当了娃娃头。当然,还因为她在军校组织的少儿向阳院或夏令营等等这些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熔炉里,沉稳机智,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一次打靶,训练步枪科目。她对旁边的小女生说:“我能击中那只麻雀。”小女生一看,侧前方树枝上果真有一只小憩的麻雀,约有三十米远,六米高。“砰”的一声,枪响鸟落。身着军装的教官奔过来,照着卧地射击的肖芃的脚丫子上狠狠踢了一脚,说:“谁叫你开枪了!居然还敢打鸟!鸟,是叫你来毙的吗?”肖芃却得意极了,直朝大家做鬼脸。

后来,高考那年,她的高考档案在她报考的综合大学数学系的提档档案里就是寻找不到,校方虽然目测了她,也满意她满分的数学成绩,但是,出了这种差错,即便是第一名的好成绩,也是枉然的。等到她的高考档案终于从另一所未报的学校退回到高招办时,录取工作仅仅剩下了一家正在扩招的警官大学尚未录取完毕。已离休的父母气愤地要来吉普车找到高招办评理。一查档案,恰巧肖芃的成绩、年龄、身高、体重、视力,甚至肖芃的思想品德、家庭背景都合格,工作失误的高招办工作人员,就力荐警官大学,对肖芃的父母亲说:“就叫她上这所大学吧,将来做一名律师或警察,也是很不错的。”这在当时也算很时髦、很新颖、很神秘的职业,似乎很有发展前景,平源当下替女儿予以应允。

谁都没有想到,回程的路上,吉普车上大石桥的陡坡时,恰巧遇一辆迎面驶来的公交车,那车突然刹车失灵,吉普车就被一下子撞到了桥下。肖芃的父母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蓦然失去了两位至亲至爱的人,又是为了自己的学业缘故才出事故的,叫十六岁的肖芃泣不成声,心痛至极。于是,肖芃不得不接受父母遗愿,走进警官大学,专攻法律专业。



第一章

—

枪战,第一次

女学士肖苒二十岁生日那一天,接到了刑警大队的报到证。

看到“刑警大队”几个字,她仿佛即刻幻化为鹰隼,又疑似成了魑魅,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她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第三届警官大学的毕业生,天之骄子啊。被强行分配到刑警大队,实在让她有所不甘、有所不愿、有所愤懑。好在市局段局长找她谈了话,约定先去试验半年时间,她也就不得不去报到了。

刑警大队和市局大院不在一个地方,相距了三公里。她七拐八拐,终于在一条犄角旮旯的小里弄深处找到了写有公安局刑警大队牌子的过街楼门。

这是一个土质民院,地是土质的,平房也是土坯的。走近一看,原来是刷上去的土黄色墙漆,但也仅是砖质的,还有三五棵榆树和槐树,挺立在并排的两栋平房门前。虽是盛夏傍晚,但依然毒烈的阳光不客气地斜射在地上,散落的几片黄叶,正由一个中年男人用竹扫把划拉着、扫拢着。

男人很精瘦,高高的个头,浓浓的剑眉,给人一种很精壮的感觉。肖苒凑上前去,

正想询问一下大队长在哪间屋子,男人正好将大大的竹扫把横扫到了肖芃的脚上,因为地面上先洒过了一些水,所以肖芃的鞋、脚及腿上,一下子沾满了湿土点子。肖芃有点生气,正想横眉冷对、厉声怒斥时,她的双眸却和他的一双细长灰眼相遇。那双细长眼真奇怪呢,焦距的落点并不在她的眼睛里。那双眼睛里透视出的是什么?绝不仅仅是一份歉意,是什么?不就是满含冷冷的敌意吗?疑虑,立即抵消了肖芃的愤怒。肖芃猛地想到,其实她正是这帮男人抵制和讨厌的对象吧!想想,在盛夏酷热里,一个漂亮女孩,一个穿着性感的无袖连衣裙的年轻知性女孩,站在土院子里,让他们这些大男人怎么好意思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地赤裸脊背、踢踏拖鞋?就是平常的高门大噪、粗陋俚语也得收敛几分呀。刹那间,她理解了来自这个中年男人的冷遇。肖芃故意挑衅地挑眉询问:喂,说,你的大队长在哪里?或许这个男人只是个清洁工呢?但他竟然懂了,伸出右手一指,指向肖芃的身后,人却继续沉默着,一言不发。

肖芃扭头看看,瞧见一扇开启的房门,就回过身来,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就在肖芃转身要走的时候,她眼睛的余光扫到,这个精瘦的汉子也是一个急转身,一双灰色的细眼里射出的锐光,从肖芃的身上一扫而过,定位在了肖芃的脑后,一定是紧盯着肖芃的后脑勺吧?啧啧,有这么瞧人的吗?真是的,这个清洁工实在太没有礼貌了,也太没有素质了,也许他就是个有眼无珠郎?但是,那目光还是与众不同的,很犀利的感觉,深沉、抑郁。肖芃捉摸不定地想,是不是以后自己都得经常这样来研究人啦?刑警嘛,不就是琢磨人的吗?和人斗,其乐无穷啊!这句话,激励了无数的人大步地走进了警界。刑警,就是要和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的行当呀。肖芃想,学会研读人的心理,是必修的课程。至少,这个男人,不会是一名清洁工吧?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会有那种眼神吗?甚至让你过目不忘,阴郁又落寞,孤冷又深奥。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双长长的细眼而已,看过古画中的仕女形象吗?他的细眼就是那种总是在琢磨人似的模样,眼角微微上挑着,似笑非笑,意味深长。

肖芃低头边琢磨着边走着,突然袭击似的,蓦地一回头,以为定会逮着那个凝视的眼神,却不料身后早已没有人了。好蹊跷的人,肖芃的心里不禁有点怪怪的。那个长着细长眼的中年汉子呢?不是刚刚还在打扫院落吗?一转眼,人影不见了,倒是健步如飞呢,看来刑警都要有点轻功才是啊。肖芃断定:那个清洁工,一定是个技高一筹的老刑警!肖芃加快步伐,走到那唯一开着的房门前。她甚至还感觉得到她的脊背上尚有那一抹被探究、被琢磨的光斑呢,眼前却呈现一个让肖芃不得不惊讶的事实,站在大队长办公室门前的那个正用毛巾擦手的中年男人,不正是刚才扫地的那个人吗?是的,就是他。他依然没有丝毫的笑意,冷眼接纳了肖芃的报到。询问肖芃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眼,但是,这一眼,绝对没有落在肖芃的脸上,更没有和



她的双眼对望,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眼光绝对定位在了肖芃的后脑勺上!似乎肖芃这女孩的后脑勺上有着一桩疑难杂症般的案件一样。

那一天,大队长平炜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都没对肖芃说,只是唤了一个什么人来就把她的接待住宿、安排工作任务完成了。

三个月过去了,肖芃依然一无所获,自然很憋闷。所干的工作只是一份内勤,说白了不过是一个“大管家婆”,干的多数都是杂七杂八的活计,简直气煞人也。

这天深夜,肖芃当班值守,一个信息传来:西郊民房内,发现疑似持枪歹徒若干!持枪?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警界,十分诡异啊,更是刺激和不同寻常。一份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说,警察在任职的头三年内耳闻目睹的丑陋现象和感受,比普通人一生中见到和感受的还要多。看来真的不假,肖芃很亢奋。

大队长平炜的脚步声,伴随着低沉有力的喊声:“所有值班的,跟我走;我说肖芃,你——留守。”紧接着,一阵呼呼啦啦、轻轻重重的鼓点响起、渐逝、落定,整个土院子一下子寂静如子夜,恐怕一根银针落地也能听到。

夜,越来越深,一切如死了一般的孤寂。平大队长一直没有消息传过来。有点不服气被留守的肖芃开始胆战心惊了,几乎是从始至终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讲机,遐想万千:或许他们已经交火?或许犯罪分子是调虎离山,目的其实是想偷袭警队?再就是,有人故意谎报警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停止了呼吸。肖芃焦躁、紧张、恐惧又无奈。等待,等待,再等待,依然杳无音信。肖芃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最消耗人的精力、体力和耐心的,就是等待。情况不明地等待。在警界,出警后留守的内勤就是临时指挥部成员,兼顾继续接处警任务,所以作为新手的肖芃此时此刻成了唯一担负这样重大责任的人,难免焦急又心颤。

突然,一阵“丁零零”的声音,吓得肖芃魂都没了。似乎过了很长时间,又似乎瞬间,她才猛然醒悟过来,是值班电话铃声。她慌忙跑过去一把抓起,喂,喂?哦,您好!这里是刑警大队,请问您找谁?

电话那边,传过来一个非常甜美又柔弱的女音,您好,请问平炜在吗?

肖芃说,出现场啦。

那边就笑了,真的吗?不会是不接我的电话吧?

肖芃感觉奇怪,随口说,是吗?那怎么可能?平大队长为什么不接您的电话呀?你们有什么过节吗?

那边女生有点尴尬了,说那……他真的不在?

肖芃笑了一下,说真的,他真的出现场了。

那边女生沉吟片刻,才又说好吧,等他回来后,请转告他,我打过电话啦,叫他回个电话啊,我姓郝。说完,不等肖芃再言语,电话“咔”的一声断了。

肖芃心想,这个女生一定是个心肠很硬、很冷的女孩子。有心理专家研究说,凡是把电话果断挂掉的第一个人,一般都是冷漠人。只有那些善良又柔弱的人总是等到对方挂断了电话之后,才会轻轻地放下手上电话的。所以肖芃挂上电话后,不禁嘀咕一声,这人,神经有病吧?为什么不信任人呢?真是的。

为什么还没警情报来?临走时,肖芃硬塞给平大队一个对讲机。肖芃是刑警内勤,任务就是要搞好刑警工作的后勤保障,尽管三个月前肖芃毕业分配进警队时,从未见他们使用过这个对讲机,但她总是十分注意保养,随时进行充电和维护。现在,终于到了最关键时刻,为什么不使用呢?她想拿起总台上的对讲机呼叫一下,又一想,或许是他们在静穆的包围圈氛围里不宜使用,怕暴露目标?肖芃不敢冒这个大险。枪案,可不是儿戏,万万不可大意行事的。

可三个小时过去了,依然音信杳无。肖芃思索再三,当机立断,给值班局长汇报了警情,请求增援。值班局长马上上报一把手段局长。精干的段局长立即吹响了集结号。当段局长率领防暴警察和肖芃快要赶至现场时,西方的夜空中,突现一片红光,激荡起了一阵又一阵炽烈的枪声,是冲锋枪的猛烈又密集的“哒哒哒”声响,偶尔,也掺杂一两声小手枪的“砰砰”声音。十辆警车载着近百名防暴警察飞抵现场,英勇参战,不到十五分钟,硝烟弥漫的战场偃旗息鼓了。到底是特警,到底是防暴警,一出手,仿佛进入了战争年代,个个如同要去冲锋炸碉堡一般,迅速解决了战斗。

看到一群俨然领导的队伍走过来,平大队马上精神抖擞地跑过来,一双细长眼凝聚出的锐光,照亮了泛着红晕的脸庞。只见他一个立正,标准的敬礼,说:“报告局长,枪案终结。共有三个不明身份者,两死一伤;缴获子弹五百发,‘五四’式手枪两支,冲锋枪一支,猎枪两支;我方受伤一人。此外,我已安排刑警在突审受伤的罪犯。”口齿流利,目光炯炯,全然不见了往日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居然没有说那句口头禅——我说。

平炜身边的王子乐副大队长继续补充,说我们刚刚摸清了情况,才形成一个包围圈,正悄悄围剿呢,一个家伙出来方便,可能发现异常,率先开枪射击,屋内那俩人,也一起扫射起来,我们被迫还击。幸好你们及时赶到,否则凭借我们的“五四”式或“六四”式手枪和每人十发的子弹,绝对打不过他们的冲锋枪。

段局长指示:“马上查清这伙亡命徒的底细。”

然后,段局长一把拽过平大队,厉声低语道:“又犯个人英雄主义了啊!小心我再停你的职!”但他一副惺惺相惜的怜爱之情,溢于言表。